

陶渊明和李逵能在一起做有趣的事吗？

文
一
买
超

“趣”是随心的，
上等的趣味该是
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。
心澄则趣深。

人生难得有“趣”。

这个世界有钱人、有能力的人、有专长的人比比皆是，但有趣的人难得。更可怕的是，很多无趣之人，并不觉得自己无趣，比如守财奴把吝啬当美德，并不觉锱铢计较是无趣。

看过一部电影，二战中一群意大利兵和德国兵并肩作战。没有战事时，无所事事的意大利兵唱歌、跳舞、喝酒、弹吉他，邀德国人过来一起玩。一脸严肃的德国兵对意大利人极为不屑，用德国式的礼貌拒绝了邀约。意大利人讨了个没趣，但德国兵丝毫不觉得自己过分，严肃正好适合战争。

无趣的人多，有趣的人也未必能彼此合得来，想碰到一个心性相投的“趣”人，有赖缘法。

“闻多素心人，乐与数晨夕”。几个素心人，共赏奇文，辨析疑义，这是陶渊明的趣。若李逵在场，一定嫌这帮酸秀才太没趣，没有大碗酒，没有大块肉，嘴里淡出鸟来，活着还有甚意思。可见“趣”这种东西，人人内心有不同的范畴，彼之蜜糖，吾之砒霜，是不是有趣，要

看自己的心性 with 悟性。有趣的人还得有共同有趣的东西，才能享受到共同的趣味。

中国人说朋友间相得的境界是趣味相投，推而广之，我觉得恋人、夫妻间的境界最高处大概也在“趣”上的投契。活着不是为了痛苦，人生之一大乐事，是和有趣的人做有趣的事，否则每日愁眉不展，做着毫无兴味的事，看着面目可憎的人，那才是真无趣。

假如一时碰不到，也不必着急。

没有素心人相伴，纸窗瑶琴，也能啸傲自如；

没有玉盘珍馐，也可花间一壶，月下对影三人。

要找投趣的人，要紧的是自家先要有趣。如果每日机心深重，患得患失，就别赖别人没趣。

人们喜欢说“童趣”，儿童的有趣是天然的，在于其无挂碍。成人虽不必和小孩一样懵懂，但做到有趣也并非多难。

李逵和陶渊明各有各的“趣”，但都有其真，都是真趣。真趣与利害无关，与得失无涉。“趣”是随心的，上等的趣

味该是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。心澄则趣深，凡有太多杂念的，都距“趣”日远。

所以微信“朋友圈”里和你亲昵如一家，然后拼命推荐你加入微商的，一定不是和你趣味相投的人。人生有贪嗔痴，不可避免，免了也不太像人了。但贪嗔痴之外，还要有趣。

“趣”可能避不开和钱的关系，但绝非钱可以称量；“趣”可能摆不掉和“物”的关涉，但“物”一定不能役趣。“趣”不是做出来的，是相忘于江湖的。做人有太多的杂念，拨不开名缰利锁的纠缠，还要谈“趣”，显然是奢望。不信就问问自己，那些令你时时提防、处处小心的人，在你眼中会不会是一个有趣的人？

明人金圣叹写过二十三则“不亦快哉”，其中一则是：“朝眠初觉，似闻家人叹息之声，言某人夜来已死。急呼而讯之，正是一城中第一绝有心计人。不亦快哉！”

金圣叹是解得做人的真趣了！

责任编辑：陈敬